

不應是



純思

鄉愁

在細雨濛濛中參加了校友會在金山的露營活動，好久以來未再湧現的鄉愁，就在浪濤拍岸的巨響中被喚醒了。

那晚，當大夥兒點上蠟燭，躲在營帳裏打牌的時候，我披上夾克，懷著莫名的情緒，鑽出營帳，踱到海邊，希望能藉雄偉的海勢激起那應屬於我的開闊胸襟，讓這抹淡淡鄉愁，隨著習習的海風逝去。可是，一切全屬徒然。原本輕淡的愁懷，卻隨著波浪浪花越滾越濃。遠方一羣貼著海面低飛的海鷗，又使我聯想到一張熟悉的身影：

夕陽西下，餘暉未逝的薄暮時分，一羣被主人餵飽了的鴨、鵝，邁著可笑的方步，搖搖擺擺地滑進了金波盪漾的池塘裏。緊接著，水面上傳來了陣陣翅膀拍水的嘩剝聲，羣鴨戲水的啞啞聲；岸上一個小孩提著一隻籃子，將一把一把的豆餅粉末灑在池塘裏餵魚，眼睛却專注在岸上的釣竿；離池塘不遠處，亂哄哄的豬叫聲傳來，勤勞慈祥的母親正在一大匙、一大匙的將飼料餵豬；隨著急促而低沉的幾聲牛鳴之後，臉上掛著疲倦的笑容的父親，放下耕具，

「恆峯！」是昇恩的聲音。
「賴恆峯！」是秀慧在叫我。
「哦，原來是你們兩個，原來是你收拾起點點哀愁，我疑惑道：
「剛才你們不是在打牌嗎？怎麼半途溜出來呢？」
「反正多出來兩個人，讓他們玩個痛快也好。」昇恩答道。秀慧接著說：
「到這這無人聲的海邊散步，不是比窩在帳篷裏窮擠更寫意些嗎？我覺得你比我們這羣人更會享受自然。恆峯，我說得對吧？」
我朝著他倆苦笑著，沒有再說什麼。走了一段「無言的」沙灘，昇恩突然停下腳步，偏過頭來問我：「恆峯，你道底怎麼了？」
「今天和校友會，應該高興與的找幾個校友聊聊才對呀，怎麼從上到路到現在總是一個人呆呆地不說一句話，這不是失去參加校友會的意義麼？」
我故意裝作聽不懂他的意思，傻痴痴地回道：
「我現在不是正跟你在講話嗎？」
大概是我的模樣有點滑稽吧，使得秀慧嗤嗤地笑了個不停。昇恩也笑問道：「噢！我知

道了，你是否有有了煩惱？不要緊，若有兄弟姊妹（他指旁邊的秀慧）可效勞的地方，我倆一定盡心盡力為你服務，絕不食言。」
我搖頭不語。
「到底是爲了什麼？實說呀！」在一旁鹹默著的秀慧，這時開口問道。
「沒有什麼，看到他們有說有笑的，倒覺得自己有點想家了。」
「噢，好一個感情脆弱的流浪漢！想想看，才到臺北兩個月呀！」昇恩伸出兩隻手指頭，眯起眼睛看著我，多少有那麼點兒嘲諷的味道，秀慧也幫著他的腔，一唱一和地：
「人家是感情豐富嘛，怎麼說是脆弱呢！」
我不管他們的冷言，默默地踱著緩慢的步子前進。他們沒再多言，放緩了腳步，讓我獨自前行。

我朝著一座伸向海裏的人工石墩走去，一面想著幾天來從書本上看到的那句詩——「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一向對這類句子甚爲敏感的我，一想到它，便將遊子比作自己，而大與「暮何之」之嘆了。
走著，走著，石墩是到了，可是前面却橫著一位持槍的警戒兵：
「這位同學請止步，時候太晚了，請回頭吧。」
「謝謝您的指示不得已，只有回頭了。前面空蕩蕩的，早不見昇恩跟秀慧的踪影。
海風越來越強勁，我下意識地攏了攏攏扣好的夾克，祇覺得有點寒意，祇得加快腳步，回到大夥兒那裏。我知道，當夜來漲潮之後，留在沙灘上的兩行孤另另的足跡，將被退潮時所帶動的沙粒掩去；明天呈現在眼前的，將又是一塊平坦潔淨的沙灘，沒有半窩腳痕，好像它從來就沒有人走過一樣。人的一生跟這又有多大差別？平平淡淡的來到這五

花八門的世界，虛虛空空的歸向那不被人知的另一個寂然的「天國」；來時你半點貢獻於這世界生存著的世界，走後也不被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的人所感念，這個世界好像從來沒有你來過一般的平靜。人，是多麼渺小啊！回到營地，絲一絲留在嘴角上的水份，鹹鹹地，好像我懷著的那點兒淡淡的鄉愁。
「終於回來了啊，恆峯，我以爲你投海自殺了。」又是昇恩的熱語。
「我又沒失意事，幹嘛要自殺？」我狠狠地盯了昇恩一眼，正想繼續發作，他却慌不忙地從旅行袋裏拿出一本書，強塞到我手中，並打開其中一頁來指給我看。那是陳之藩「旅美小簡」上的一篇文章，篇名是「失根的蘭花」。我不知他的用意何在，正想推掉，他却望著我點頭微笑著說：「看完一遍再瞪我不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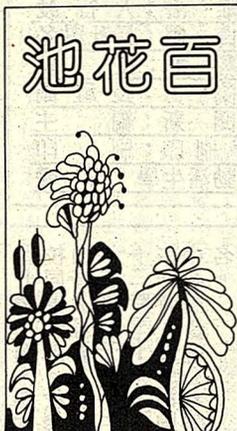
我另外燃上一根蠟燭，躲到角落裏，免得風吹得燭影搖晃晃的，看起來不方便。
調整好姿勢，正準備專心細看的當兒，打牌的一羣人突然哄起一陣爆破

似的大笑，尖銳的笑聲擾得我心好煩。我心不在焉地隨便看了一遍，淡然無奇，感受不出篇中的深意。像無意從他手中接過這本書來一樣，我懶懶地把書退還他手裏。他大概瞧出我看完它祇不過是一個虛晃的架式，便沒有考慮的又把書推回我手中，而且很「正經」地說道：
「摒除外界的干擾，靜下心來，再認真看一遍，不要反對保有你的那份鄉心。我現在的情景就好像在海裏養的那種滋味，雖有萬分的不適，却不比完全脫離水而活著痛苦。我終於想通了，我終於

從這篇感受深刻的文章裏學到了一些對人生的啟示。從內心深處湧現的一股神秘的湧現引導著我不自覺地說出了這麼一句話：
「我！我不應是鄉愁。」
我毫不猶豫地伸出雙手緊握住他的手，兩眼直視著他的表示我內心對他的感激。
他灑脫地聳聳肩，右手輕拍著我的背部，徵求我同意的說：「打牌吧？」
「好的，沒問題。」

我終於加入了他們打牌的行列，抖落迷惘的心緒，忘憂的笑着……

一天之內足夠你回去看兩次你那可愛的家的。
他連珠砲似的數落了一陣，看到我還是傻愣愣的，又毫不留情地補上一句：「快收拾呀！」
我雙手將「旅美小簡」遞還給他，却抑不住心中的激動。是的，祇要有共通的語言，相通的心靈；祇要一羣未離開那片桑葉，隨便那一個人都不應有鄉愁，但不反對保有你的那份鄉心。我現在的情景就好像在海裏養的那種滋味，雖有萬分的不適，却不比完全脫離水而活著痛苦。我終於想通了，我終於



花八門的世界，虛虛空空的歸向那不被人知的另一個寂然的「天國」；來時你半點貢獻於這世界生存著的世界，走後也不被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的人所感念，這個世界好像從來沒有你來過一般的平靜。人，是多麼渺小啊！回到營地，絲一絲留在嘴角上的水份，鹹鹹地，好像我懷著的那點兒淡淡的鄉愁。
「終於回來了啊，恆峯，我以爲你投海自殺了。」又是昇恩的熱語。
「我又沒失意事，幹嘛要自殺？」我狠狠地盯了昇恩一眼，正想繼續發作，他却慌不忙地從旅行袋裏拿出一本書，強塞到我手中，並打開其中一頁來指給我看。那是陳之藩「旅美小簡」上的一篇文章，篇名是「失根的蘭花」。我不知他的用意何在，正想推掉，他却望著我點頭微笑著說：「看完一遍再瞪我不遲。」

從這篇感受深刻的文章裏學到了一些對人生的啟示。從內心深處湧現的一股神秘的湧現引導著我不自覺地說出了這麼一句話：
「我！我不應是鄉愁。」
我毫不猶豫地伸出雙手緊握住他的手，兩眼直視著他的表示我內心對他的感激。
他灑脫地聳聳肩，右手輕拍著我的背部，徵求我同意的說：「打牌吧？」
「好的，沒問題。」

我終於加入了他們打牌的行列，抖落迷惘的心緒，忘憂的笑着……

我另外燃上一根蠟燭，躲到角落裏，免得風吹得燭影搖晃晃的，看起來不方便。
調整好姿勢，正準備專心細看的當兒，打牌的一羣人突然哄起一陣爆破

似的大笑，尖銳的笑聲擾得我心好煩。我心不在焉地隨便看了一遍，淡然無奇，感受不出篇中的深意。像無意從他手中接過這本書來一樣，我懶懶地把書退還他手裏。他大概瞧出我看完它祇不過是一個虛晃的架式，便沒有考慮的又把書推回我手中，而且很「正經」地說道：
「摒除外界的干擾，靜下心來，再認真看一遍，不要反對保有你的那份鄉心。我現在的情景就好像在海裏養的那種滋味，雖有萬分的不適，却不比完全脫離水而活著痛苦。我終於想通了，我終於

稀依·稀依·稀依

佇望落花繽紛
凝聽流水淙淙
跌落沈思
千頃煙波
萬種惆悵
零零亂亂
花徑人稀
捕捉沈靜
靈犀
捕捉住驚鴻一瞥
融入
窈窕 飄飄
滿園紛紅 緜郁
驟地零落
蜂去蝶稀
春來 春去
那叢花間可還留否
層層吻印
往事依稀……

再見夏娃

晴晚

「每一樣東西都有兩個方面：那現實的一方面，不僅是我們無時不見，同時也是普通人有目共睹的；至於那幽靈似的形而上的方面，只有極少數的人，在那洞悉事物之真象與作形而上之抽象思考的片刻之間才會看到。」

齊瑞珂

一張照片，高掛在擁著天花板的牆上，是個年輕女孩，滿臉的稚氣笑容。是那麽熟悉，好似近得逼在鼻尖。付思再三，噢！那是我的照片，裏頭的女孩就是我呀！爲什麼要把它掛在這兒？昏黑的角落，使它益顯得蕭瑟孤寂。

一群人，圍得黑壓壓的一片，哭泣，悲傷？他們在做什麼？一道縫隙露出點兒光來；漆黑的木製長方盒子，橫在當中。裏頭盛著一個閉目安睡的女孩，是牆上照片中的，就是我了！可是我怎會在那裏面，我不就在這兒麼？心底好急，胡亂穿梭在人群中，迫切地想找到一張熟悉的臉龐，我要問個究竟。

人們低聲地交談著，宛若不曾覺得我的飄身而過；眼前一亮，是親愛的爸爸和老五，使我如見救星一般；他們卻滿臉掛著淒然的表情。近身輕喊一聲，沒有反應；再湊近些，叫一句，仍沒回答；推了爸爸的臂膀，再拉一拉老五的衣袖，他們渾然未覺。彷彿他們再也不能看見我，感覺到我了。

心底疑雲漸濃，團團地壓過來。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他們全都不再理睬我；爲什麼我看見自己躺在木盒子裏，身軀是那麽冰涼；爲什麼有這樣的一群著黑衣的人；爲什麼要把我的照片高高地掛在牆頭……太多的爲什麼擱在心底，我好恐慌。

還是被他們遺棄，被會擁有過的所遺棄？！還是我遺棄了他們？！好殘酷的念頭。

眼看著黃土一坯一坯地堆入方坑，瘋狂地奔了過去，想要把泥土再掏出來。然而泥沙是無情地繼續灑下來，沾得我滿身都是。我要把盒子打開，我不要在裏面，但是我拆不開也抬不動，焦慮和緊張，弄得我滿臉盡濕。狂叫嘶聲吶喊，坑洞逐漸地填滿，聚會結束，人群散了，沒有人看見我，沒有人理睬我；我的身軀變得好好好輕，我要抓住他們，我要和他們說話；但是我抓不住，我辦不到……曠野的風吹著我要飄走，再穩不下來。

周遭淒清；好安靜的草，好安靜的樹，甚至連風都那樣安靜。我的身體愈來愈輕，飄起來……不知道風吹了多久；多少樹影晃過我眼前；寂靜的曲徑埋掩在草叢裏，交錯隱去；田野綠得一畦一畦地向身後遠去；山岡峯巒起伏，連綿不斷……我要去去去向何方？神情不覺更加黯淡。

不要，我不要這樣莫名其妙的離開。遠遠的前頭，兩個小黑點，正逐漸地擴大，近了。看清楚時，心變得浮動而十分雀躍；是我最信賴的三哥和偕的朋友。我聽見他們的對話：一個聲音說：「小妹死了也葬過了，你知道嗎？」三哥的回答，是不相信的口吻：「別開玩笑，那不可能的。」

「我焦急趕忙地喊：『我在這裏，我在這裏呀！』」任憑我苦苦地喊他千百句，他們仍然沒看見我在這裏。其實我就在他們身旁而已。可是他們卻接收不到我的回應。無可奈何地，只有眼睜睜看著他們的背影遠去，逐漸地又縮成兩個小黑點，消失無跡。

徬徨徬徨，呆呆地楞著想「我該怎麼辦？」爲什麼莫名其妙地不被理睬？那張照片，那木盒子，那些人……全都在一起，變成一團濃鬱的黑霧籠罩下來；我好難受，壓迫得我喘不過氣，我要窒息了，我不能呼吸……「我不要離開，我不要你們不理睬我，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 猛然地緊蓋在身上的棉被被人掀了一把，猝地醒過來，眼前仍是熟悉的世界；我不禁懷疑地自語：「這是真的嗎？」

翻開塵封已久的日記，無意中發現了一片被壓得平平的楓葉，唉！這已是深秋了，一個最容易使人心靈受創傷的季節。琦，記得否？那年秋天走得很快，楓葉紅遍山林，你執意要我去看看秋臨別的贈禮——楓葉，於是我們踩著餘暉，相偕去看紅楓。

尋著往日的足跡，耳畔響起你呢喃的嚶語；刻意讓自己的腳步烙印在每一寸泥土裏，深深地，重重地，爲了是踩住一季的秋；順手拾起一片鮮紅的楓葉，在上面寫滿自己的理想與抱負，彼此互贈對方，奈何，曾幾何時，這竟成爲你留給我唯一的東西。

琦，還記得嗎？你會說你要守住這片楓林，不許外人闖入。而今，人何在？也許命運不該如此摧殘咱們，昔日那個要守衛這座楓林的勇士，到那兒去了呢？如今，留我踽踽獨行於楓林的小路，揮不去，甩不掉滿懷愁緒，唉！又是一季蕭瑟的秋。



屈原小傳

廖蘭英

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戰國楚人。其生卒年代不詳，一般學者以爲約生於西元前三四〇年左右，死於西元前二七八年左右。他出身於貴族，曾任左徒之職，兩次被放逐之後，即與仕途絕緣。

屈原是個學問廣博，有思想有遠見的人，加上貴族出身，不免因而年少得志，任職左徒之時，是他一生中最高權重，亦頗受懷王的信任。這時的他，正懷抱著無限的熱情，欲將其滿腹的才識與政治理想貢獻於楚國，不意他抗秦的政治主張正與親秦派的貴族們衝突了，因而受讒被逐，兩次放逐的時間，分別在楚懷王與其子頃襄王即位之時。這兩次的政治失敗，使屈原逐漸感到心灰意冷，終於在心煩意亂與憂愁憤恨的情形下，懷石自投汨羅江，結束了他困厄的官途與人生。屈原之死不但引起了楚人對他的同情與敬愛，更激發了百姓愛國的情操。每年的這一天，到處都競賽龍舟，投角黍於江，用來憑弔我們偉大的詩人。

放逐期間，屈原常披散頭髮，行吟於江畔，一面悲歎自己的命運，一面擔憂楚國的危殆，終至形容枯槁，顏色憔悴。這段時間，他將豐富的情感，與悵抑的愁思，寄託於他創作的生命上，成就許多美麗、哀傷、浪漫且優秀的文學作品。屈原的作品對後世文學產生極大的影響，這是他生前不曾預知的。

「楚辭」是中國古代南方文學的代表，是繼詩經之後，爲我國一部最具震撼性的文學總集。在這本名爲「楚辭」的總集中，屈原是主要作者，他是「楚辭」裡最偉大的作家。以西方文學觀點而言，楚辭較詩經更具浪漫和神話的色彩。屈原以他婉曲入微的文筆，豐富情感和High揚飛躍的幻想；揉入神話傳聞與宗教風俗爲我們做最真摯且動人的傾訴。

由屈原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出那一時代的政治悲劇與人生悲劇，其實這也是千古以來一演再演的悲劇，我們爲此感到無限的沈痛，同時也爲中國文學史上，出現一位如此傑出的作家，深感無限的驕傲。

老地方

毛子菁

我們所共有的默契，老地方見。它或許是個不知名的天地，雖沒有綺麗的風光作陪襯，在我們的眼前就有一幅大自然的美景，清長的鳥語，黃昏的斜陽，夜晚的星星，我們訴說著曾經有過的往事。

第一次見面的那付傻勁，你不說我也不說，讓第三者來介紹我們輝煌的過去，聽他在胡說八道，只有自己心裏有數，片面的言詞代表不了什麼，在一陣沈默之後，才聽到你說：「妳叫什麼？」然後我發現另外一個新天地，我們都相視而笑，笑就是友誼的開始，笑也是世界通行的語言，在笑聲中互相的了解，沒有虛偽的做作，一切都是那麼自然，這世之變遷是一種循環，又何必去強求呢？

我知的「老地方」了。你都是自私的，你不會告訴你的女朋友說這個地方的故事，在某一天你會發現另外一個新天地，成爲你新的「老地方」，而我卻在這老地方回想著失去的日子，將來這也會成爲別人的「老地方」，人世之變遷是一種循環，又何必去強求呢？

美洲考察報告

潘維和

華岡學園第十二屆第二次評議會

一、出國緣起：

本人係世界法學協會永久會員及亞洲法學協會永久會員，此次出國的原因乃是接受世界法學會（總部設在美國華盛頓）的邀請參加在今（七十）年八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於巴西聖保羅市希爾頓飯店舉行的「第十屆世界法學會議」，六十八年本人曾赴錫蘭開坡參加第六屆亞洲法學會議，此次巴西會議同行的人員，我國有最高法院院長錢國成教授、現任本校法學院教授前司法院法官李學燈先生、馬君碩先生、最高法法院民事庭長李在琦、刑事庭長游開享兩位先生均為本校兼任教授；本校校友以律師身分參加的有王寶輝先生，還有東吳大學前任法學院長呂光先生、高等法院推事黃典華、余健生兩位先生。

二、出席世界法學會議、美洲司法考察之行程：

1 此次出國的行程是從七十年八月十日及九月十二日，前後一共三十四天，承蒙創辦人的寬容給假及資助得以成行，並報奉教育部、內政部核准，在這三十四天當中除在巴西聖保羅市參加第十屆世界法學會議外，還訪問美洲各主要國家七所大學及本校校友分會或校友，並考察其司法制度。

2 此次赴巴西開會外，於會議結束後即展開美洲司法考察大學之參觀訪問，自日本、美國到中南美洲經巴西、阿根廷、祕魯、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巴拉圭、瓜地馬拉、哥斯達黎加。

三、法學會議主題：

此次會議的主題在：「展望廿世紀新的法學思潮經由法律促進世界和平」，大會依一百四十二個國家或地區出席代表專長自由參加，分六個專門委員會，分別是國際人權、民法、商法、國際間經濟開發與合作、司法制度程序及法律教育四法學會議經過：

世界法學會議自一九六三年起在雅典舉行第一屆大會，由當時希臘國王蒞會致開會詞，嗣後歷屆大會當地政府非常重視會議，當地的報紙、電視都有大量報導。地主國的元首，不論是國王或總統、國會議長，除出面接待與會代表外並到大會現場講話。法學會共有一四二個國家或地區的會員法學家。由於第九屆會議於西班牙馬德里舉行時（六十八年），中共派了代表參加，但由於中共缺乏整套的法制、法律，亦不重視法科教育、缺乏法學人才，所以沒有辦法與人交換意見討論法學。據說今年只有中共駐巴西使館及新華社幾個人員閃閃避避的到場，不過是探聽消息瞭解情況而已。我們中華民國的代表，以正式國名堂堂正正在大會中活動，大會當局為了避免困擾起見，決定一律不掛各國國旗，只懸掛大會會旗。關於這一決定，本人上次出席亞洲法學會議時就開了

先例。

五、訪問在外的學者及本校校友：

1 本人這次出國奉創辦人特別指示，希望到南美烏拉圭孟都拜訪女華學家的名譽哲士，過去亦曾在本校擔任西班牙文教授。中南美洲各國都有華岡校友，在各國的本校校友分會彼此聯繫都很好，此次本人分別在波哥大、利瑪、聖地牙哥、聖保羅、里約熱內魯、巴拿馬市、聖若瑟市、基多、洛杉磯、新奧爾良、舊金山，及紐約參加校友年會或聯誼。校友一方面探詢學校狀況，向創辦人及各位師長問好致敬，同時，他們對於祖國的現況與進步感到滿意，對於學校及校友會的會務非常關心，尤其是學校改制為大學對海外校友有莫大的鼓舞。對於慶祝華岡母校建校二十週年提供了熱誠的意見。這些校友中有非常傑出的，舉例來說，本席到哥倫比亞、厄瓜多爾首都基多市遇到會長生等校友或擔任農技團、漁技團負責人或代表中油公司公幹，在許多大城市中國飯店裏不少校友是老闆；到紐約市第七大道老希爾頓飯店也有二位本校中文系校友林振輝同學等，他的太太也是本校校友。在紐約一城校友當中得到博士學位者有七位，理工文法各科均有，氣象學佔二位。又如本人到哥倫比亞共和國首都，我國代表辦事處歡迎會中，正巧碰上石油公司派一位工程師會長生先生。過去地質系、海洋系或海洋研究所所在評鑑時，常有人對本校在山上辦理海洋教育表示異議，但是本校學生畢業以後都表現得很不錯，例如哥斯達黎加的農技團、漁技團都由本校的校友擔任領隊。我們的校友在海外是愛國、愛人、自愛，表現得堅苦卓絕，在美國美東鄭向元、曾世欽等，美西安密遜、陳伯家、何輔仁、吳怡、王薇等。有關此項本人另外有專門校友會的報告，在此不能一一列舉。

2 我國駐外大使館或代表辦事處、商務辦事處或文化中心的工作都甚為積極而且頗有成效，所用的駐外人員都非常優秀，都是忠於國家、忠於職務，工作都有相當的績效。例如我國智利代表林亨能先生（林先生是本校校友），自委納瑞拉調智利，就任不到一個星期，智利總統就接見林代表。為此中共駐智利大使館還提出抗議，為何對我國好呢？乃是因為共產主義是世界動亂不安的種子，共產主義者又認為中南美是推行第三世界共產主義輸出革命的主要市場，由於共產主義認爲很容易在中南美推行，當地人民對共產主義認爲非常深刻，也可說是深惡痛絕，譬如智利過去阿萊德政權是個馬克思政權，弄得天怒人怨、民窮財盡，爲人民所共棄，被現在的政府在八年前推翻了。自一九一七年蘇聯革命以來到處建立赤色政權，而智利推翻了共產主義政權是可以說開了先例，因爲到目前為止世界上五大洲所建立的共產主義政權或變相雜牌子共產政權，除了智利以外還沒有一個是完全消滅推翻，所以智利國民革命摧毀共產其意義

是非同小可的，而具有特殊歷史意義和時代意義。

此外，我們還見到過去本校推廣中心主任雷法章先生令婿曾憲揆大使，曾教授是駐巴拿馬大使；另有蔣夢麟先生的令婿吳文輝大使，吳教授是駐哥斯達黎加大使；本校藝術學院院長鄧昌國先生於不久前曾率大眾傳播界訪問團到中南美當地訪問，因此他們對華岡學府本校有相當的認識。

3 本席還訪問了旅外許多科學家、藝術家及旅外教授學人，這些專家學者都與本校有關係，因爲不少是中華學術院各分科學術協會會員，按月收到免費贈送的美哉中華、華學月刊等刊物，有的獲得中華學術院名譽哲士，有的回國到華岡拜訪過創辦人。

六、訪問著名大學及學術文教機構：

本人六十六年曾奉派自歐洲轉美國兩個月訪問大學、博物院、美術館等，此次赴美則一共訪問了七個大學，其中包括智利國立大學、天主教大學、哥倫比亞國立大學、哥斯達黎加國立大學、巴西聖保羅大學、杜蘭大學。聖保羅大學地南美是最大、最富盛名的，學生四萬餘人，包括二十多個學院。去訪問時受到非常隆重的接待，並且表示希望與本校建立進一步的合作關係，校長奧立華博士（A.M. OLIVERA）立即拿出與日本東京大學簽訂姊妹學校的合約作藍本，問及成們還有什麼意見，是否可以照此辦理。這件事我們還要請副校長加以詳細研究，才可與當時在場的聖大教授、華岡校友楊崇元博士聯繫答覆。智利大學方面當透過林亨能、黃貴美兩位校友回覆其建議。

七、一般僑情：

1 目前一般僑胞對於台灣深惡痛絕，均認爲共產黨是已經沒有前途了。國內人民由於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生活不感覺急需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但在海外的對比，非常的尖銳明顯，而且這種感覺也特別的深刻，所以本校海外校友對此工作頗有貢獻，例如從事宣揚我國國策，參加當地愛國活動，打擊左派或台獨勢力等。「台獨」已是一條死路，在國外起不了什麼作用，譬如在七月他們本來要在聖保羅舉行一次大會，但那天到會的只有四十餘人，而且臨時改名爲「台灣之夜」，並改在一家日本料理店裡舉行，就可以知其一斑了。

2 華僑社會結構已起了變化，所謂「老僑」、「新僑」之分，過去地域觀念已變成思想意識之分，中共對海外工作、對僑務包括旅外學者、留學生相當用心用力，我政府亦亟爲注意推動，宣導與服務項目均較前進步而有效。

八、考察觀感及建議：

1 承學校及創辦人之校譽、德望，本席得能成行且到處受到熱誠接待，順利回國，對校務或校友會工作當另有詳確具體報告。

2 另承政府尤其教育部函知駐外機構之協助，另向中央黨部、教育部、外交部、法務部、僑務會提出海外工作意見及文教建設建議。